

# 乌石塘

□李慧英

一

大海里的石头越陷越深。  
朝着大海走去的人一直没有转身。  
冬天的海，卷起泥沙，一齐冲上海岸，拍击石头。后来，守着风浪的石头先是心碎了，接着棱角断裂。没有人知道，多少年以后，方如珠玑卵石，圆润浑泽。  
我怕是唯一的旅客。过小河，木桥。入九天，这南方的冬，无风无雨的透彻，如西晚秋凉。

二

山色沉静，橘子树上几个来不及掉下来的橘子，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。这些黄色让一直生活在西北的我以为秋天远没有到来，只是树上的凉气重了。橘子在树上徘徊许久，微微酸，这种酸中带点苦的味道，大概就是南方的寒霜吧。  
走不多久便到了塘边。灰黑色的石头蓦然出现，是禽卵的形状和大小，像握紧的拳头。守住大海，挡住没有方向的海水。  
这便是乌石塘了，微风。

三

海从背后推动水，风从背后推着我。波浪一层层卷起白色泡沫，又很快退去，像我们身外异乡时的伤怀。一层浪追赶另一层浪，像追赶生命的全部甜蜜与疼痛，追赶一场虚度。  
一层浪追赶着另一层浪，直到被岸上的石头刺穿。  
乌青色的石头来到港湾，留下来。这些宛

如禽卵的家伙仿佛要孵化什么，鸬鹚飞起，落下，海鸥迎着风浪。渔船摆脱风暴，驶入港湾又驶出。一群石头迎着它，又送走它。  
这是波涛汹涌的地方，是温柔踏实的港湾。坚硬的卵石何时来到这里，它们为谁而来。

四

从那亿万年前，发黄的史册中，发现锈迹斑斑的石斧、石镞、石犁、石纺轮。樵山渔海，生息繁衍。梵音不绝，缭绕山洞逶迤东海。海洋的浓郁与粗犷，海的底蕴，海的瑰丽。海的风风雨雨，都在涛声浪里。  
朱家尖岛一处乌黑的石头守在岸边，守住海的一侧，和弯弯的月色。它与新石器时代的石头是相同还是不同，祖先脚底踩着的，手中握着的棱角和流水的纹路，此时还在我手中吗？

五

山有木兮木有枝，卵石堆积，如木之枝叶。长长的乌黑色岸道，行走颇为艰难，它踏着岸上岸下的时光，踏着我。在樟州湾张开的怀抱里，有一点点痛在身体里蔓延。  
朱家尖大洞岙东，樟州湾，渔船停泊。涌上岸的水，卷起石头的水，激荡浪花的水，潮起潮落的水。  
与众不同的水。并入泥沙，贝壳，草。那些石头哗啦啦后退的脚步，像谢幕之后的掌声，经久不息。  
当年刘伯温避祸离京游名山大川，在乌石塘见到花纹迥异的卵石惊异万分，遂席卧于卵石静听浪涛击卵之音，面对樟州渔村，高吟“春而种，秋而收，逐其时而利其生……水

而舟，风而帆……”  
此时，水带走石头又留下石头。

六

水拥抱着石头，喧哗着又像互拥而泣。仿佛经历重逢与别离，故乡远去的酸楚，几千公里的担忧，人生的断舍离。水从石头上流过，像血液从皮肤下流过，墨汁从纸上染过。留下气息，留下拧也拧不掉，晒也晒不干的盐分。  
我们也是海滩上一块被遗忘的砾石，需要一弯水。在此歇息，在此启程。迎着朝霞与落日，披着炊烟。我们在时间里结网，看着水草浮出水面。我们被磨出光滑，也有了孤寂。  
风浪一次次冲刷，所有的石头沉入海底。我们也会成为石子，汇入海的深处。

石头踏着它的浪花，一块石头踏着另一块石头。石头踏着这里的清晨，朝阳，踏着黄昏和落日的辉煌。石头踏着每一缕阳光，起飞的鸽子，踏着海风，渔民。就这样经年累月，它几乎成了风，成了海，成为岁月的辽阔和苍茫。

七

明月之夜，樟州港波光荡漾。月光洒在海面犹如精灵跃动。海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涛声与石子拍击碰撞，绵延不绝。如奏响的梵音如钟鼓，自内而外，传彻湾谷。  
举首见满月，低头抚海石，听“乌塘潮音”。日后，我们定会成月夜的常客。  
我将踩着岁月的波纹，踏着石头身上那些看不见的水。时光多么坚硬，在我脚下滑动，在我的血管下错位挪移。在石头里前行，在卵形的疆域里，有一种粗粝，一种看似弱小的强

# 柿子熟了

□谷均



依然有些坚硬，但那股直冲天灵盖的涩味已然褪去大半，取而代之的，是一种生涩中带着倔强的甜。那是一种独属于童年的、不完美的甜，因为夹杂等着待的焦灼和亲手催熟的成就感，反而显得格外真切，格外令人回味。  
当然，等柿子真正在枝头熟透，那才叫热闹。全家一起出动，带着特制的长钩、扶梯、篮子，甚至用上旧棉被，花上好一阵工夫，小心翼翼、一颗不剩地将柿子全部收入其中。  
一枚熟透的柿子，果皮光滑饱满，红得像

熟透的玛瑙。轻轻咬开一个小口，清甜的汁水瞬间在舌尖炸开，带着阳光与泥土的气息，没有一丝酸涩。在以前，柿子也算是拿得出手的待客果品，软糯甘甜，十分对胃口。  
不过最让我惦记的，还是母亲做的柿饼。那种甜不一样，是慢慢沉淀下来的。每到立冬后，母亲便开始忙活。她把硬邦邦的柿子削了皮，一个个摆在竹匾上，白天搬到院子里晒太阳，晚上再搬回屋里。我特别喜欢看她做这些——手上沾满了柿子的黏液，动作却特别轻

韧，从掌心一点点向上。  
那些石头究竟经历了什么，它圆润光滑的外形下掩藏了什么，是谁在它身上刻下图文。刻下流水的肌理，时光的纹路。是谁在它身上挥毫，提笔写上小篆、隶书和狂草。是谁墨染了它的青春，它的年华。又是谁让它奏起梵音。  
它们是谁的甲骨文，是谁的历朝历代，是谁的俗家弟子，又是谁的千古美人。  
石头踏着时光，微微痛，那些痛从何而来，是谁的痛，会持续多久。我深一脚浅一脚向前，在卵石间。我走近一粒石头抛下另一粒，从石头走向石头，从沧桑步入沧桑。

八

很多石头在海里，一阵风袭来，一排浪头打过，石头鼓足力气向着它的岸。仿佛去寻找另一块石头，寻找它的同宗同族，寻找它爱过的同类。  
大海哗啦啦冲击着它，石子涌动，海水颤抖，一起向着岸边的乌石冲去。接着，又被推回海面。那时所有的石子颓然退下，以倒塌之势，转向大海的辽阔。  
海浪和石头一次次比一次猛烈，一次比一次更加勇猛地冲击和后退。石头忽然作响，在波涛汹涌的浪潮中，似万马奔腾。那一刻，掌声长鸣。  
我就在那掌声之中，在掌声之外。我就在大海之中，在海水之外。我就在炊烟低垂的渔岸，在悄然的旷野，和荒原一起沉默。我就在祖国大地的一滩刻着甲骨文的石头，挥毫泼墨的石头。  
那一日，乌石塘冬，微风。

# 海中的葵花

□复达

有一天，我参加朋友宴请的聚餐。开始吃饭间，宴请的朋友说晚上点了一道菜，定让大家吃得鲜溜溜的，好吃得忘不了。至于是什么菜，还请大家猜个谜语，哪个猜中就率先品味。谜面用方言表述：“礁上礁下，左邻右舍；滑里滑塌，动动就射；花里胡哨，凹里凹搞；红烧作羹，味道蛮好。”谜底自是一种海鲜。桌上的许多人与我一样，不是渔家子弟，对一些海里的生物不甚清楚，也不大了解渔村所流传的谚语等，自然难以猜出，一时懵懂。朋友见此情形，笑我们浅薄后，才不得不揭开谜底。原来竟是“石奶”，学名叫做海葵。  
在我们舟山，人们对海葵的称呼并不熟知，倒是叫它石奶，便明了是哪一种海产品。许是海葵生长在礁石上或泥沙下，它的产量较少，平常难以品尝到它的美味。有一次，我总算在一家小饭店见到了海葵。一个个圆柱状的身体挤满了塑料格子，一条条纤细的触手向外翻卷，那样的飘逸，给人一种灵动的美感。这样的海葵，柔若无骨，看上去长得像植物。我想象着海葵那圆柱状的底端该是基盘，附着在海底岩石或其他物体上；朝上的一端则是口盘，其中央为口，几圈触手就环绕着它。看那柔软而美丽的花瓣状似的触手，就犹如生机勃勃的向日葵，海葵便因此

得名吧。海葵触手的颜色绚丽多彩，并向四周伸展摇摆，宛若美丽的花朵，所以又被称为“海中花”。  
海葵，抑或“海中花”，这般的名称实在会让人联想到一幅美妙的画景，赋予一种柔美的诗意。可实际上，它却是一种无脊椎的食肉动物。海葵可食的东西很多，包括软体动物、甲壳类和其他无脊椎动物，甚至鱼类等，这些动物被它的刺丝麻痹之后，由触手捕捉后送入口中。这般看起来极为生动形象的海葵，却颇具捕食的本性，可以说，称得上是伪装高手了。  
不过，食肉的海葵，也终究成为食肉的人类的美食素材。  
别看海葵软绵绵的，一旦被抓住，它便会像河豚似的变得气鼓鼓，并且还硬邦邦的。虽然外表看不出什么美味的迹象，但其味道却是一等一的鲜美，营养也是一等一的丰富，成为制作海鲜菜肴的绝佳食材。只是餐桌上的海葵，其丑可与毛毛虫相抗衡，岛上的上一辈人中甚至将其比拟肛门。不过，因为海葵的鲜嫩，我们常常将它烧制成石奶豆腐汤，即以海葵与豆腐为原料，熬制成具有鲜美海鲜味道和豆腐滑嫩口感的营养汤菜。此外，还可将它做成海葵西红柿鸡蛋汤、石奶蟹子羹等。瓷碗中的海葵已被切成一段段的，其形状确是甚不雅观。

许多人瞧着，有点犹豫，在主人好客的催促下，才战战兢兢地夹下筷。不过一入嘴，就感觉那海葵柔滑中带点韧劲，嚼着嚼着，一股脆滑柔嫩、美味爽口的滋味顿时洋溢出来，才觉回味无穷，味道好极了！于是，一箸又一箸，一勺又一勺，风卷残云般把那盆看似丑八怪的海葵纷纷装进了肚里，并由衷地点赞。  
只是我以前一直不知道岛上的人何以称呼海葵为石奶。尽管海葵大多生长在礁石间，可这海葵不论活的还是制作成菜肴的，看上去皆与奶不甚相及。问了几个老渔民，他们也说不出所以然，只多说上一句“给产妇吃，好像会奶水多”。后来，我在一份资料上看到，海葵具有镇静、止咳、降压、抗凝、抗菌等功效，甚至还有“通乳下奶”作用。概是因为“通乳下奶”吧，海边的人们便称之为“石奶”。原来，人们将海葵叫做石奶，早已有活生生的依据。一旦了解其中的缘由，这样的叫法就显得通俗而形象。  
望着海葵那美丽而饱含杀机的触手，我的脑海里不由浮现起了曾看到过的情景。海葵的触手虽然厉害，却以少有的宽容大度，允许一种不到十厘米长的小鱼自由出入，并栖身其触手之间。这种鱼被称为小丑鱼。其实小丑鱼并不丑，橙黄色的身体上有两道白色条纹，娇弱、美丽而温顺，却缺少有力的御敌本领。

巧。柿子在她手里慢慢变软，颜色也从橙红变成了深褐色，像藏着整个暖阳。晾柿饼要很久，得一个多月呢。可我总忍不住去偷看，趁母亲不注意掀开盖着的纱布闻一闻。那股香味啊，从一开始清淡淡的甜，慢慢变成一种醇厚的、带着阳光味道的甜。母亲从来不说我，有时还故意留个没盖严的角落让我闻。等终于能吃了，她总是挑最饱满的那个递给我。咬一口，外层结着糖霜，里头却软糯得像蜜，在嘴里慢慢化开。后来我在镇上也买过柿饼，样子挺好看，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——大概就是少了母亲手上的温度吧。  
其实想想，那棵树、那些柿子，早就不是吃的了。它们像是一个个故事，帮我记着小时候的日子。记得每个立冬前后，我跟邻居小孩为了争最后一个软柿子差点打起来，最后是母亲把柿子分成两半，我俩坐在门槛上吃得满脸都是。还有一次我发烧没去上学，母亲就把柿饼泡在温水里，用小勺子一点点喂我。那时觉得，这是世界上最好的药了。  
如今回去得少了，可每到立冬前后，看见街边的柿子，还是会想起老家的那棵树。听说今年结果特别多，把树枝都压弯了。我想象着它现在的样子——应该还是那么安静地站在老屋旁边，挂着一树的红灯笼。在秋风里轻轻摇晃。而我心里那份从童年就开始的甜，也跟着那枝头一起，从未变淡。

它们有的独栖一只海葵中，有的是一个家族共栖其间，以海葵为基地，在周围觅食，一遇险情，就立即躲进海葵触手间寻求保护。它们的这种形态属共生关系，海葵保护了小丑鱼，小丑鱼为海葵引来食物，互惠互利，各得其所。自然界的奥秘实在太过精彩。  
海葵的这种生活习性挺让人耳目一新，它也因此自在不疲地欢快地生活着。不过想想，它那宽容大度的情怀无非是为了觅食，相互之间各取所需罢了，或者说是相互利用而已。这也算是利益所在吧。然而，当它与小丑鱼共生关系一旦消失，利益链断裂，又会如何呢？是随波逐流，渐渐地自生自灭，还是被其他鱼类一一吞噬而亡？抑或，它又去寻找新的共生关系，以让自己更好地生存？依附在他人身上的欢乐与幸福，乃至生存的基点，终究是不牢靠的。只是这海葵，却又不得不与他物共栖共生，也脱离不了这种共生关系。海葵一定在这样想的吧：只要不被意外侵扰而灭失，这样互利互惠的共生关系，又何乐而不为呢？假如没有了这种共生关系，自己的寿命哪能有数百年，甚至一二千年的？不管如何，生存并快乐地生活才最重要。  
海葵与小丑鱼等的共存共处其实是大自然的一种奇妙搭配，合情合理，更符合自然法则。